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補遺卷一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徐鉛常成紀參閱

何給諫奏疏

疏

條議宗藩至切事宜疏　宗藩事宜　何起鳴

臣等切惟當今國家有二大事所宜及時講求者外之邊防內之宗藩是也邊防近蒙　聖明軫念已經

會官集議見今各邊整頓漸有次第惟是宗藩二百年來螽斯麟趾緜衍蘩盛邸祿歲增民財日詘比之邊防尤為難處近按玉牒實在之數親郡王將軍中尉及未名未封與庶人等項共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一位郡縣主君儀賓不與焉其視國初分封之數何止萬倍總計歲支祿米八百六十餘萬石較之漕運四百萬石之入又不啻倍之國初以十稅一今則十而稅二三猶未止也夫根本茂盛則枝葉藩滋臣慮再越十年又不直前數矣以故宗室則衣食不克嗷

嗷控訴有司則艱於處給莫可支持賈誼所謂失今不治終成痼疾誠可憂矣恭惟 世宗皇帝周覽遐思爰命禮官集議定爲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各藩永爲彝典無容議矣但中間條例未盡遵行臣等職掌所關妄陳芻臆列爲九事仰塵 天聽惟 聖明留意焉

一臣謹按洪武八年初定諸王宗人祿米每歲親王五萬石郡王六千石二十八年 太祖諭戶部尚書郁 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每歲祿米五萬石

今天下官吏軍士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今，稍節減以資之用，議更定親王歲祿萬石，郡王三千石。夫洪武八年至二十八年。封建未踰時也，即憂之用斟酌節減如此。　聖祖不爲萬世計邪，查得議處改折郡王以下，衰多益寡，尚有定論，惟是親王歲祿，叅差不一，夫親王爲朝廷屏翰，歲輸隆重，良不爲過，但親王一體，祿次懸殊，而本折有重輕，地方有貧富，尤非所以遵　祖訓而一衆心也，合無降諭親王，使知　朝廷經費之難，同宗貧窘之極，慕義願減原額之數，或

願改折若干或願每歲輸祿若干以補本府宗室不足之數各令具奏、朝廷降敕褒異樹坊示勸儻數月之後一無奏聞者該部通計斟酌節減務令均齊合一、恭聽宸斷處分亦不爲過

一各王府生息日繁同處一城不惟地產有限天祿不贍其養抑且居處沓雜小民恒失其生及今不處後愈難容查得分封地方山西湖廣各十處河南七處陝西四處江西山東各三處四川廣西各一處蓋宗室數少則常祿可贍易與爲善數多則黨衆祿窘

亦易爲非。此轄代周府所以日益多事。往往越關奏擾。甚至凌詈官長。白晝刼奪。甚爲逋逃淵藪。而莫之禁也。是豈無其故哉。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凡係宗室衆多。不能並處一城者。分封鄰省。及附近州縣。或舊有王府故絕去處。其府地規制。各照罰遞減。使爲可繼。夫散處以治其生。亦得宗子維城之義。似不必過爲拘泥者。

祖制有以地不封王府者故也

一先年郡王有犯罪革爵者。嗣後弟姪遠孫至多。爵緣冒襲。乃又并其子女同進封者。靡耗國力。莫此爲

甚係例查革信不刊之典矣何須行文十四年不開一疏奏報豈以天下郡王一一承繼王爵無冒襲者乎臣不暇悉數即如晉府交城王表柚以輔國將軍應否得襲榮端王表枫之爵又加弟輔國將軍郡王繼絕

祖訓果有其文耶舉一交城而諸如此者尚多也請乞勅下禮部通行王府去處撫按官轉行長史等官其啓親王及管理等爵查係已前犯罪革爵

宗人請名請封甚爲報若而猶有冒襲者何也故加

及故絕郡王弟姪遠孫曾經冒襲者作速具奏冒襲

名封需索乃係陋規而非爲淸核也

本爵自能首者仍許襲爵終身其子以鎭國將軍管

理府事餘爵悉從改正通查具奏到日該部該科覈
實施行毋得再爲文具循情容隱
一宗室新封一位則祿米新增一分年復一年無所
底止及今不處則病國病民病宗室無一可者臣見
該部題覆各宗祿米行文各布政司止云於附近倉
庫按季撥給不知作何坐派處分以故賦日多歛日
急而民亦莫知其所以然矣合無勅下禮部通行王
府布政司備查以前本處祿糧若干作何撥給或於
額糧內增加或於額糧外區處有無完欠各查明造

冊具奏此後凡遇冊封郡王將軍中尉等爵應給祿米若干作何處分派撥俱年終類奏查考至於缺少去處各該撫按官遵照近日詔書督率所屬查催完納此外亦宜善爲區處毋只靠損貧民如山東泰山湖廣太和香錢之類積剩者皆可補湊是在有地方責者一加之意耳

一國家覃恩宗室全在名封婚禮不失其時今據玉牒所開將軍而下未名者八千八百位有奇未封者五千二百位有奇至使恩禮過期宗人怨憤殊非事

禮臣見該部題覆可謂疏通而寢閣若此何也葢議覆雖由該部而奏請遲速應否合格實在親王與另城郡王也訪得各處宗室初生奏報及請名請封選婚必有同宗司府保結然後具奏閱節重於錢神移文耽於歲月是故名封未得而祿領已爲借債之券矣臣愚以爲此必轉導嚴欽限凡宗子初生該府嚴實限一年以裏奏報名封婚禮俱不許過限如無違礙而奏請過二年之上者年終類觧凡十位長史教授罰俸二十位以上者長史教授輕則住俸重則議

斥其長史六年無過賢勞茂著許一體壓用給與誥命服色自本年六月以前各王府奏到名封婚禮有礙覆題者該部備開違錯失格及保勘不到緣由通行巡按御史轉行各王府長史教授等官限文到一月以裏作速回奏以憑題覆施行如再刁蹬故違稽錯該部悉遵詔旨嚴行查究治罪

一郡王故絕府地屯廠暫歸親王掌管待有新封轉給此定例也近又著之條例甚明何迄今未見一第一條奏歸朝廷者豈親王規此微利爲乾沒計耶抑

有司者奉行之未至也。即臣所知，如南陵王故絶遺下府第莊田金銀財物，不止數十萬計，若非御史趙岩目擊，將軍勤帰等有詞，幾何不爲田潤王語等所影射耶。槪之一府，餘可類推，乞勅該部，一面行撫按官，將南陵王遺下府第莊田等項，査追實數，作速具奏，一面通行各處撫按，備査凡係故絶郡王，及削除親王處所，逐一查明，從實具奏。其報到之數，該部登記簿籍，付所掌管，候本處有新封者，照數撥給，以充祿粮，不必更屬該府，以滋隱没

一條例開載改正工樂蓋有見於花生廣育之弊最為瀆亂天潢所當首革臣等訪得各王府間有一二裁損而其占恡者尚多即有議革貧緣復業朝廷法紀寖格不行近如遼府收樂工張紹之女生子川兒朦朧請名希圖承襲若非該省御史相繼糾察不幾於冒亂宗統乎親王如此郡王而下從何究詰此樂工所當盡革而收買子女之禁尤當嚴也合無勑下該部通行各王府及各該巡按御史原設立富樂院盡數變賣入官樂工編籍當差樂婦從良改嫁通限

一月以渠將改正過數目要見變賣過房屋若干編配過男婦若干造冊具奏敢有仍前占悋者重行參奏先將該府輔導官提問凡王府收買子女果係缺人使用照例具奏限以名數收買一次不許在於境內境外擅自收取以恣淫穢違者許其所在官司申達巡按御史將輔導等官并差遣人等參奏治罪

一親王而下至中尉自王妃以至安人鄉君身後皆有御祭葬　朝廷親親厚終盛典也臣頃奉使見二二處御祭有司供辦祭器豐儉不一在王府則欲極

豐。在有司則欲儉、在遺祭官則於豐儉之間稍爲裁酌、故有一祭費數百金者、有一祭費十金者、處處不同、歲歲不定、其間不良有司、未免因緣爲奸。本以敦族、適以病民、臣查得會典所載、止見牛犢羊豕、其餘祭品、止云轉屬買辦、豐儉未有定數、合無勅下該部酌議、凡遇各王府應行祭禮、照依爵位定差等、移文該衙門、通將合用品物、備細開寫、各照彼處時估動支官銀買辦、不許額外多增一物、貽累小民、各王府亦不許希圖折乾、褻瀆盛典、庶典禮歸一、人易遵守

一王府承奉司止許理一應雜事有事呈長史司并護衛指揮司發落與內官衙門無相統攝備載　祖訓可考近訪得各王府內使等官營求出入管莊收課却乃需索有司夫馬張打旗號擅作威福羅織害民重科厚歛靡所不至王處深宮無緣得知所以然者內各藩近來玩視　祖訓私收閹人徧滿宮闈各求覓利是以出外生事擾害軍民招納投獻恬不知畏且　第宅墳塋之類務極華侈僭踰典制依憑城社莫敢誰何伏乞勅下該部通行各撫按轉行長史

司禮王知會嚴加禁革內使人等恪遵　祖訓一應錢粮止令屯老旗甲人役催辦不許擅自出外擾民仍通行各王府將見在內官內使盡數清查凡不係照例奏討不由內監撥給者一一革退仍嚴私割之律并第宅墳塋違制蓋造者通行釐正敢有抗違者巡按御史查參長史司官一體治罪

凡此九者或議勸捐祿粮或議查革冒襲或議清府第正樂工無非以義御親之意或議分封或議祿粮或議名封婚禮無非以恩厚親之意至於定祭物禁

內使又無非恤民衛親之意皆處宗藩至切要者所以廣條例之未行而濟一時權宜之計耳伏乞勅下該部議覆上請發賜施行其於宗藩未必無小補矣此外有為國家經久計者議論不一有謂郡王以下宜定限子女襲封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戶糧者有謂奉國將軍以下宜即節其祿秩者有謂親王傳制袒免以外萬一有乏嗣者止許親支各以本爵承管府事不得繼封者有謂郡王六世孫以下止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賜宗派名目聽其自便者有謂宗

室既有限制、不許請封、則不宜囿之一城、使得畢力民賈、其有才識超邁者、悉照　祖訓、許其肄業、所在儒學以取科目、仍照親王仕格、不得授以京秩、有違犯者、一體糾劾、此則事關重大、臣等至愚極陋、何敢輒陳意見、惟願廟堂之上、主張擘畫、特降手敕、廣集公論、定為經久遠大之計、上請宸斷、施行、實宗社生民無疆之福也、

李　奏疏

疏　　李崇

責成重臣及時經畧邊務疏　經畧邊務

近該總督宣大王崇古題稽古酌議北虜乞封通貢緣由條刻八事該兵部題奏欽依刊刻成冊分送應議諸臣會議重覆斟酌詳議上請奏
聖旨這事情你們既酌處停當都依擬行還着王崇古悉心經畫務要穩妥仍督率鎮廵等官比常倍加防守毋得因而懈弛以致疎虞臣有以仰見
陛下制禦夷狄之道安不忘危之心所以責成任事重臣而丁寧之者至矣崇古復何所辭敢不竭心殫智以求無負
陛

下委任之重乎。夫已成之勢易圖。而未然之情難測。故不敢苟安于目前。而必思預防於事後。事無常形。而必使在我有常勝之勢。所恃者以有備耳。難成者機也。易失者時也。乘其機。及其時。豫為之備。經畧不可緩矣。經畧既定。臂指隨使。恩可施。威可加。羈縻可久。可撫可拒可戰可守。執其樞而應之。無不可者。不然暴肉以飼鷹。空拳以搏虎。恩流於納幣。威由於搆怨。而曰任事曰久任。其謀事豈小小哉。今有隱憂者不在俺答夷酋之多詐。而在板升生齒之日蕃。不謂

板升未撤寔有可憂而不能為我患者以趙全既縛彼心寒矣安能得其力耶

其將來之無患而深患极弊之未歸今日之舉非盟非和叛服難料不可恃也就其事情事勢處之耳若以爲即可相安於無事之天不敢保也若非乘時及機急求其可恃大爲整頓有以待之爲可久之圖則經畫未必其隱妥防守未免於疎虞適以墮詐謀而滋禍端矣臣不敢避嫌謹議其急於經畧者有六爲

陛下陳之

一曰修邊古稱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增兵莫若增險國初設大寧城於山後設東

勝城於三降城之東東直抵於遼陽西直抵於甘肅東西聯絡列鎮屯戍通爲一邊山川限隔虜人不敢跨山踰河而南牧雖時侵擾亦易以禦中國之人亦不敢越虜去亦卽思歸以無可以生也自後棄大寧而守東勝宜遼之勢始分又失東勝而河套之虜始入又失河套而形勢孤矣然猶賴都御史余子俊秦紘揚一清王瓊馬文升劉大夏等經畧諸臣修築崖塹深廣壕塹畜擗要害增械墩堡置敵臺謹斥堠有外邊之險有內邊之險來亦不拒也遊外可復也因

循極壞於嚴嵩父子。二十餘年間。權門一開。用匪其人。撫臣日望遷轉。將領惟知饋賂。內外之險不備。墻塹之迹徒存。虜騎得以縱橫東西。任其出入。生靈極其慘毒。財物悉歸壇慔。日惟媚虜通虜之術是用。可忍言哉。今復苟延歲月。偷安自保。虜氣日驕。板升日衆。以中國之人。爲虜之用。日移日棄。逾退逾近。不知將來所失。又何如也。爲臣者。受恩深重。忍漫然自視而心安乎。　陛下寧忍坐待其困敝而不知救乎。修邊以設險。求其遺迹而變通之。其議不容已矣。

一曰足兵夫城堡堅要害固斥堠謹則來可禦去可守而屯戍卒伍豈可少哉國初沿邊戍守各有定數有操兵有調兵兵非不足也傷殘於搶殺戰歿之多流移於飢餓刑役之苦有其名不足其數實其數不足其用練習未領而優恤之恩寡也故練兵必先實兵實兵必須息兵方可揀擇强壯稽查逃伍嚴覓閑私役土著之民查照先年李綱余子俊王質楊一清戴金等題行事例審而行之而後軍伍可充戍守有具及今修邊開屯一應役使之人悉於召募內選領

用工。工完即罷，不復爲例。其原設屯戍操調軍伍，悉仍舊差而愛養之。萬勿役使，并那戕擅食，致生怨尤。凡市之事，獎不欲以失捐巢趕馬之利也。今既禁而揭巢趕馬媚賡私易，而將官家丁，又不得自功陞賞，則必籍此鼓惑以起事端，工未就而內變作，如之何其可也。以召募輪番用工，以原額選揀習技，乃爲可恃。所謂效炊勿夫，地利不如人和，勇敢之氣自倡，率作之功可期，此足兵之議不容已矣。

一曰足食。古者寓兵於農，食足而後兵可用也。養軍之費，不以煩官，則用自裕。軍之自養，悉出於田，則家

自惡。今各邊地土皆古之邊郡也。趙充國以全取勝。先陳屯田之利。國家有屯政之官。故有屯軍有操軍有守城軍。有調遣軍。率四人食一人焉。其制固存也。今或以荒蕪。或以典賣。或以召種。而屯田之法壞矣。邊地雖未必皆可墾。而可墾者必多。以其可墾者。以召募之官給其資。民盡其力。或令軍民自種。無事則耕。有警則守。清查其畝額。而量徵其科稅。就近轉輸為力則易。乃查照先年劉大夏楊一清等開種召納事例。便宜行事。務使蓄積有餘。邊儲不匱。不惟糧食

足而內帑可省。軍民樂於有養。而遷移亦少。此足食之議也、

一曰理財、國之大計、財用爲急、今欲修邊則有用工之費、足兵則有召募之費。足食則有屯墾之費、其在軍則有月粮之費。有行粮之費。有軍賞之費、其在虜則又有入貢之費、有撫賞之費、有補市之費、必皆支動於官而不可取辦於軍。仰給於內而未能遽行於外。則戶工二部於茲不可不講也。天之生財、止有此數、國之所入、亦止有此數、而請發無窮、一或告乏、何

以繼之、臣請戶部會計開納事例、銀兩若干、前後抄沒財產銀兩若干、及天下各項徵解錢粮銀兩若干、以若干存留京用、以若干專候邊用、工部會計開河修河并各項營繕錢粮、已支若干未支若干、以若干相應存留、以備邊用、不急之工、一切暫停、南京兵部收積地租草場各項銀兩若干、俱應查存不許冒濫支借、以備邊用、太僕寺馬價不許借支以備召軍買馬之需、仍將各處查盤錢粮、已未解到數目通行查催各省供邊錢粮已未支完數目、通行查明、請差各

該科臣會同該部實心體國一一料理的確應期裕用務求邊費可繼二三年後事有成功以漸而紓先勞後逸伏望陛下節用惜財以儉德先天下留有限之財濟邊務之急固祖宗之疆宇保生民於熙皡是大慶也此理財之議也

一曰用人夫邊鎮之才雖殊腹裏秉賦剛柔雖分南北大要以通方忠謀廉勤强幹為用總督總兵文武大臣固皆極其選者尤莫重於巡撫邊方巡撫其任最重往以希望遷轉之速殊無經遠之圖是以不奉

總督之令巧爲規避之術。坐致邊事之廢積弊至今。今若詢舉未稱。依違苟簡而獨責成總督難矣。自今邊防巡撫。務求實心幹理經濟雄才。非兩考不遷。總督總兵兵備將領。凡係邊臣俱要久任者超遷超遷者久任人有固志事有遠圖然兵備分巡分守副參遊擊指揮而下。皆有地方之責。府州縣官亦有委任之事。合無通行查揀一番。不堪者邊方改調腹裏堪用者腹裏陞著邊防。各舉所知各隨器使。或可以修邊。或可以練兵。或可以屯田。各盡其才。各成其用。邊

事庶有濟矣此用人之議也

一曰重任古者藩鎮節度之臣專制一方錢粮軍馬調遣給發偏裨將領參贊官僚俱得自處攻守應援隨機自便人堪任使動無牽制是以權重而法行任專而事易今者事事必待奏奏多遲疑待奏者之議論不同同事者之意見相左是以節制下移於抗違督率每撓於欺玩號令不嚴自内兵餉難乎急應精神耗用於文劄之煩冗志氣消沮於展布之艱難欲運籌帷幄之中决勝千里之外其可得乎臣請自今假

以便宜之權獲專閫外之寄事關大計必須奏請可以自處徑自施行言官不必苛細過求必竟文法俾可自效巡撫將領以下悉聽節制至於追論一節人所深畏是以欲言復寢欲爲未敢必須朋姦黨惡誤

朝臣有不快意于邊臣者以此因之亦後任事者皆瞻顧念多矣

國亂政方可追論若心誠爲國事涉差錯亦當秉公原情豈容挾私傾陷播弄胸臆致傷國體臣請毋得槩及庶乎人無顧忌而經畧可見事有責成而委託無負此重任之議也臣之末議何敢自是一念惓惓實懷隱憂 先帝每恨邊疆無任事之臣以致邊政

驕強之久每一思　先朝經畧諸臣爲謀之忠。痛連
歲生靈搶殺之慘未嘗不長嘆太息。思欲爲久安長
治之策而未得令　聖德格天天開太平之治、故使
從古所未服之虜酋傾然款順。又如王崇古等毅然
自贊、且才謀周慎足以當之、此所謂機與時也、伏望
陛下以繼志爲大孝、日與大臣謀畫修攘、銳然講求、
法　祖宗之心以成　先帝之志、必欲安天下靖疆
圉、保太平有道之長、勑下吏兵二部、愼邊疆之選嚴
久任之法、不拘常格、不惑浮議、激勸有方、務求實用、

其在武職惟以安邊受賞不以小勝爲功考遷之期一例超遷不分文武實藎懷柔處置得宜勿啓釁端大昭　朝廷覆育之仁務求所以招來校升之術以此爲功特加顯擢偷惰憒事重行論罪勅下戶工二部經理餞糧務備邊用選差廉明邊官管理仍差風力御史稽查毋惜暫費毋使破冒以便二三年接濟期於成功爲止毋分彼此共圖實效今行事宜通行邊鎮督撫鎮廵等官作速遵奉修飭整理勉圖安攘毋徒空言玩愒更祈申勅大小臣工各秉公忠宮府

相爲一體、中外不宜異同、輔相恊和、文武兼濟、惟以

國事爲重、保邦防患是悉深爲遠計、永底咸寧久安

長治之策、總出此矣、

皇明經世文編補遺卷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盛翼進隣汝忝閱

韓奏疏

疏　　　　　韓大章

遵化廠夫料奏　鈌六料

一卷查得本廠原額民夫一千三百六十五名、正統三年、本部奏准減半六百八十三名、每名每年十月

初到廠辦料，次年三月終放回農種，弘治十三年，都御史洪鍾奏將户糧革去，行僉大户揔領在官，均徭銀內，每名一十二兩，每年十月，赴廠買辦後，大户累次告擾，復于弘治十六年，照舊僉解人夫，每名各領前銀，亦于每年十月，委官解廠，自行買納，弘治十七年，本部題准，准以十分爲率，減免四分，止僉四百十名，照前買納，因是冬寒價貴，前銀買辦不敷，各夫又自賠銀買補，臣思前項民夫，既妨本身生業，又自賠納銀兩，羇延往來勞費，況各該地方頻年水旱相仍，

人民疲憊已極。揆之情理，誠可憐憫。查得本廠收積鉄料，見彀三年之用，合無自正德二年以後，仍照減免四分則例，再減三分，每年預于四月間，趂時柴炭多賤，照前領價解廠，聽其自便依數買納，不許攬頭及本廠軍民人匠，用强兜攬，高擡時值，指勒加倍。違者許本廠郎中，訪察得實，照例問發。三年以後，如果鉄料不敷，再照原數僉派，上下稱便，而民困得少甦矣。

一卷查本廠遵化等六衛軍人，原額九百二十七名，

正統三年間本部奏准減半四百六十五名內着四十名每名月支戶粮一斗五升月粮六斗歲支冬夏衣布二疋綿花二斤八兩見在本廠把門看庫巡夜值更貼幇防守囚犯及修理庫房墻垣等項外四百二十五名月支戶粮三斗月粮六斗歲支冬夏衣布二疋花二斤八兩先年每戶每年辦炭三千斤鉄砂六石三斗擠耩六十日運石一車天順等年以來山場光潔軍多貧窮前項軍人各衛每名與貼正軍一名弘治五年都御史唐珣奏將貼工正軍掣回別差

另撥餘丁四名朋當、弘治八年、本部題准前項軍餘遇有事故等項、行衛照名撥補、不許擅加更動、科派銀兩等項事情弘治十七年、又該本部題准、以十分爲率、減免四分以寬其力、後因軍匠係是造冊食粮已定人數、又經議擬減其工力四分、得以休息。即減人數相同。今照本廠收積鉄料、見敷三年支用、况地方差役繁難、衛所征料負累、若不亦照人夫事例、從宜更改、則減免均徭、槩益于兩府之州縣、休息工力惟利于鉄廠之軍餘、人心爲之不平、公論難于允愜、

合無通將看廠辦料軍人四百六十五名、自正德二年爲始、以十名爲率、亦減四名、發回原衛、但各軍係是造冊食粮已定人數、退出該衛、必更别差、以後再欲取回、未免事涉紛擾、合將正軍不動、每軍一名、止貼餘丁二名、餘皆退發原衛所辦納工料、亦依人數減免、每一軍二餘、每年止辦炭一千八百斤、鉄砂三石八斗、橧䑺三十六日、運石半車、其存留貼軍餘丁、聽從本廠郎中、揀選年力精壯、堪以工作之人、各衛不許侵奪紊亂、三年以後相同、其餘丁合無亦照前

例退減、

一卷查本廠順天永平二府州縣炒煉熟鉄民匠正統三年原額二百二十名、除戶絕等項、外見在止有一百九十二名、每名月支口粮三斗、每年十月初起、次年三月終止、俱在本廠炒煉鉄料餘月放回農種口粮就開節、今有題准減免四分則例、見在本廠上工、合無自正德三年以後、照舊上工

一卷查本廠順天永平二府輪班人匠、正統景泰等年以後、本部奏撥六百三十名在廠上工、除戶絕等

項外、見在止有五百五十二名、四年一班、每年一百三十名、先年每名該季納炭一千斤、時值二兩、鉄砂三石、值銀一兩二錢、上納本廠炒煉鉄料、因思本部各處輪班人匠、曾經題准、聽其自便、納價者每季納銀一兩八錢、當班者仍將選出餘丁送廠照舊辦料做工、亦不許托詞占恡、致悞國課、再照弘治十七年十八年正德元年三等年、曾題准減免四分、又經議擬止減工力、軍餘固得偷安、衛所實無寸補、合無今軍除春季該出工料、依舊辦納外、四月以後、就將各

軍餘選出二名，回衛應辦料差，庶衛所得人而軍民普沾其惠矣。

一、查本廠隆慶等衛所炒煉生鐵軍匠，正統三年原額八十四名，除戶絕等項外，見止有六十七名。每名歲支行糧十石八斗，冬衣布二疋，花二斤八兩。內隆慶等衛三十五名，各名幫貼餘丁不等，有一二丁者，有三四丁者，有全無丁者。遵化衛三十二名，每名幫貼餘丁四名，俱照本部題准減免四分則例。見在本廠上工炒煉鐵料，因思前項軍人與前遵化等衛

軍人事體發各衙門上工鉄廠輪班人匠亦與各處相同辦納料價較比加倍合無今後前項人匠行令各該州縣照依各處事例聽其自便願納價者每季納銀一兩八錢就於本州縣收貯差人連本匠勘合通行解廠批工銷照其價聽本廠買辦前料炒煉季終將解過匠價并買過物料數目呈部查考願上工者聽其上工

一本廠書辦庫秤門子催工巡山管匠總甲各衛造冊寫字并大小爐作頭共有三十五名俱在本廠軍

民匠內摘充，但各人既關行月糧米冬衣布花，幫貼餘丁，較之辦料做工，未免彼勞此逸，合無今後做辦工料軍人止定七名，各衛寫字攢造食糧文冊，止定三名，作頭止定二名，通該一十三名，仍俱遞年更換其餘各項盡數退出，照依各軍辦料做工，不許營充前役，意圖輕省，久占作弊，出入衙門，發其本廠書辦照依易州廠事例行移吏部，選撥本部令史一名，役滿更換，門子遵化縣與相應人戶僉撥二名，庫秤僉撥四名，一年更換，則軍民人匠，輸力惟均，而本廠役

用、亦不乏矣、

一盤過本廠收積生鐵、除碎鐵不算外、見在生板鐵二百三十二萬四千二百斤、熟鐵七十五萬六百六十斤、銅鐵二十二萬六千五百斤、縣鐵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六斤、每年本部額運生熟銅鐵五十七萬九千七百斤、大約見數三年支用、若不從宜節省仍舊原額炒煉、則柴炭價高、軍力勞竭、月增歲益、必難支持、合無除弘治十七等三年減免四分外、自正德二年以後、不拘常額量設爐座、每年止儘軍民夫

匠辦納柴炭多寡計算炒煉鉄料不許將柴炭浪費以致軍民加倍違者許令本廠郎中參究治罪仍將收買柴炭若干炒煉出鉄料若干按月開報本部以憑查攷以後鉄料缺少另行議處如此則鉄料不致缺乏而軍亦得聊生矣

一遵化鉄廠訪係永樂年間在于地方沙坡谷開設後遷地方松棚谷正統年間遷今地方白冶庄彼時林木茂盛柴炭易辦經今建置一百餘年山場樹木斫伐盡絕以致今柴炭價貴若不設法禁約十餘年

後價增數倍軍民愈困鐵課愈虧合無行令本廠郎中出給榜文嚴加禁約着落各該衛所州縣巡捕官員曉諭地方軍民人等不許在于應禁山場擅自樵採開墾耕種燒窰燒炭違者許本廠郎中捉拏照例問發每月各該巡捕官員仍具不致扶同容隱狀申繳本廠郎中知會則人知警懼不漸滋生而日後之用可供矣

一每年解運鐵料本部差委武功等三衛千百戶等官領運自鐵冶起直抵京城止是沿途軍衛有司起

車二百八十餘輛每輛用車脚價銀三兩五錢共銀九百餘兩訪得各衛委官多方作弊將鉄関領出廠或就併車裝運或將低鉄抵換遺弃路道者有之經年累歲運送不完脚價任其侵欺歲月任其延捱部中廠中兩無稽考合無今後運鉄前項軍職不必委差就于本部合屬官内選差一員管廠郎中行取車輛出給批文定限解部收取批廻庻使解運不致遲延而鉄料亦無疎虞矣

一巻查本廠遵化縣穰造局鉄匠永樂年間原額七

十二名、除戶絕等項、外、見在止有三十七名、俱在本廠看守、炒鐵囚犯、應合照舊、

一法司問結囚犯解到本廠炒鐵、是遵化縣雜造局官吏監督炒煉、先年題准每名日支粟米一升食用每月俱在薊州各倉造冊關支、又于附近州縣撥致醫生三名、遇有囚犯疾病合藥調治、良法美意、誠為切當、其糧米應合照舊、但所用藥餌因無官錢莫由措辦、慮應故事、有負　朝廷矜恤之意、合無今後每年、將本廠輪班匠價量支買辦藥餌收貯、如遇囚犯

醫病、該局官吏、即令醫療、毋致失所、仍行沿途遞運
所衙門、如遇囚犯發到、不拘多寡、即時起解、毋得稽
留、及禁約防夫人等、不許輒加捶楚、奪取衣糧、違者
許本廠郎中挨究重治、

一本部管廠郎中、雖奉有勅在彼提督、但于各該軍
衛有司官吏賢否、無考察之權、軍民詞訟、無受理之
例、以致人多怠玩、事不奉行、合無今後各軍衛有司、
但遇事關本廠、聽從郎中處治、敢有輕視違抗者、許
本廠郎中、照依欽奉勅諭事理、應拏問者拏問、應參

奏者參奏如此則人知遵守而事體歸一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補遺卷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宋存標子建參閱

吳　奏疏

疏　吳仲

重開通惠疏　重開通惠河

先該平江伯陳銳都御史李裕臧鳳俞諫高友璣御史薛爲學楊儀楊璟秦越向信主事鄭玠給事中翟

璜鎮遠侯顧仕隆、署都督楊宏等、各題前事、內向信一疏、尤爲明白簡當、鑿鑿可行、但事屢議而竟無成、言雖切而卒無補、臣竊思之、水陸轉運、其勞逸省費。較然甚明、況陳銳等多累朝漕運名臣、言必不妄、臣因考之元史至元二十九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锸爲之倡、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甎木、時人爲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瘁。

至是皆罷之自是漕運無轉搬之勞而一代事功卒歸於守敬焉及考金水海子白浮甕山諸志典籍耶然而可據蹤跡尚在而可尋何獨我朝必用閘河於無用費脚價而不惜哉臣又恐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見於諸陵無損遡其末流又於都城無害近郊山泉亦無大水若泰乾者豈有斷決之患且源頭活水運亦流不運亦流初不因運之行止而爲河之開塞水之盈涸此理甚明足破羣惑况通流等八閘閘石見存無事於添補閘夫見在無事於添僉閘官見任無事於添設近年營建大木皆由此河

直達大通橋下滑滑無阻參將王佐曾舉而行之特易易耳但每至垂成輒復中止者祇為權勢之車輛罔利之牙稅不便所阻臣又考之元史漕運糧儲南來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未聞灣民餓死況今止通軍民糧運其官私貨物仍舊亦未為全絕其利源也臣嘗竊料闢運一年可省腳價銀十餘萬兩今當民窮財盡之時於國計不為無補臣幾欲具疏上聞尤恐識見未真料理未周不果縷而見在京各衛因往通州關糧或被官吏冒支或被

車戶歇家

為豬孔大

元時海子在宮城之外

行伍騙賍或予姪不肖而花費空手而回或陰雨連旬而放遲盤纒過半累害呈告到官皆為有名無實臣因考之漢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我朝通倉其（收如唐時渭口置倉以漸般運耳若近京師亦可）初如徐德等倉故事只有神武中衛小倉已後因漕（兵亦太紛紛矣）運來遲暫將京儲收貯通州以待轉般因循苟且歲月既久遂為三七定例嗣是莫之能改遂使一代官軍不沾實惠又欲具疏上聞未果然此特其利害之小者耳臣近因乞運邊糧備防邊關塞堡險隘遠近

以防不虞。因知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若使奸細爲之嚮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廒。或肆燒毀國儲一空。則京師坐困矣。雖有言者。但以關運省費爲言。而卒莫有以先代之故事。間道之危機。爲 陛下告者。 陛下信之不專。行之不決也。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傳曰成大事者不謀於衆。惟 陛下留神省察。謀之二三元老大臣而獨斷焉。萬一臣言或是。誤蒙採納。即令漕運會議在廷。乞勑戶工二部。查照先今節次題覆事例。一併議處。着巡倉御史會同

工部管閘修倉主事兼理閘運閘板見存修補借之各廠少有疏濬并其他用度量支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并所省脚價民財民力一不妄費大運京糧姑聽陸路自進且令覓船顧人畧運百萬以試之如果可行就將省下銀兩蓋房造船築堤展河次第舉行所謂三七通糧漸撥京師自二八一九而全輸矣興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所謂富國强兵殆一舉而兩得之矣該戶部查議差官會勘戶部尚書王軏工部尚書何詔會同總兵官楊宏等

勘議嘉靖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題覆

預處邊儲以圖治安疏　邊儲

臣竊惟北虜犯順在古爲然三邊解體於今則甚近宣府地方達賊入寇白陽等處墩臺不舉火游兵不應援恣意殺掠如入無人之境臣竊思之犯順常也解體變也常可也變不可也臣請爲　陛下陳之軍士所以解體者其初蓋緣流賊竊發諸郡邊軍內調征勦因窺見中原之人民安居而懦脆中原之軍士安閒而怯懦陰有輕玩之志既留操備又窺見京軍

無鋒鏑之患天顏邇近狎之恩堂陛無間遂成驕矜之習後回本鎮僨帥不能體恤懦將不能振萃包攬上納行糧折乾多方剝削靡所不至至於糧草久缺略不經心凍餓而死全無顧惜一有聲息乃使之裂膚枵腹以禦強敵如驅羣羊于猛虎納生人于溝壑。所以大失人心且如関山全軍敗沒鎮巡奏報殺傷纔二十人人命死于無辜其家不蒙厚恤既無激勸以勵將來馴致今年殺都堂明年殺總兵當時廟廊處置未善姑息太過所以今日威令蕩然而無所忌

憚矣，為今之計奈何，結之以恩而已，蓋必特頒明詔。痛自引過，以誠感人心，以言謝天下，如唐德宗山東之詔，使人揮涕激發，以奮其志，優其賞賚，時其衣糧，如宋太祖裘帽之賜，使人感恩懷德，以革其心。然後徐復以威懾之，苟犯吾法，有殺無赦，賞罰嚴明，人心悅服。乃可以守死，即戎，久安長治，不然，縱無大羊之患，必有藩鎮之禍，斷斷然可逆知而預料矣，但當國家多事之秋，司農告乏之際，出納無常，措辦無計，不過曰開中曰納粟而已，然開中之弊，價輕則勢要占

為價重則商賈失利，納粟之弊，非惟名器太濫，所謂醫眼前之瘡，剜心頭之肉。此皆利害相當，殊非計之得者。臣待罪通倉，查得先該工部左侍郎趙璜題准查修河道以便轉運，以太利官軍，臣反覆籌之，以水計陸。一年可省脚價二十餘萬兩，無開中納粟之勞，有富國强兵之實，鑿然可以行之百世而無弊，伏望聖明查照趙璜題准欽依內事理，即日舉行，毋容阻撓，所省脚價，盡發各邊用，二三年間，將見三邊足食，萬士歸心，然後以令則行，何强梁之不消，以戰則勝

何醜虜之足慮、又加以將帥得人、朝廷之上、永無北顧之憂矣、臣聞古之賢君減後宮之需、發內帑之積。以供邊費、無所顧恤、況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亦何憚而不爲乎。

論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補遺卷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愨人
宋存標子建　參閱

錢文集

議

鹻鹹　鹽法

錢　楩

古之河北今畿甸也蓋定以西為古大陸之澤下作鹹生鹵之徒無旦暮之糧以活家命則擢斥鹵之尤

積潤之鹻。刮其土而鍊之。匹夫匹婦。窮月作勞。可得升斗苦鹽。易粟為命。宋慶曆中有上封者請榷河北滄濱二州鹽。余靖諫曰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鹻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近民怨望。非國之福。黃履翁亦曰。河北之鹵。素無禁約。其議卒寢。至我國朝設長蘆山東二轉運鹽使司。滄州青州濱州膠東四分司。凡轄四十四場編集順天等府屬邑竈丁。旁海煮鹻。鹽課不缺。則是河北滄濱二州。古之瀛海郡渤海郡也。其在今日。可謂施法

之悉。盡地之利矣。若夫眞定之西。深趙冀屬數邑。微鹻小鍊。較諸滄濵。不過億兆之一。譬若瀛渤海中之牛滴爾。有之不足妨國之課。罷之不足糜國之法。聽之民間。誠若披離之滋。榷之官捕。則無捉摸之處。今若長蘆一司行盐地方百四十餘州邑。其間有鹻州邑。不過數處。其鹻疎薄惡陋。頗以刮鍊而成之盐者刮地得盐味亦不美西北邊外多有之不過頃畝中之尺寸。執其尺寸之微。例諸瀛渤之榷。誠有間矣。況擔負出入。不越眞定之境。縱窮所有所來無幾。良以物微民貧之甚者爲之也。且茲畿內鹻

土無尺寸無不徵糧之畝無一歲無不均徭養馬之家無一人之倖漏免其坐賺畝在籍無不貧下之戶其錬賺代耕而輸國之稅而救口不贍無不煢煢可僩之夫其奔走易粟無不擔負手挽貧窶隻弱萬無大猾貨殖之徒方今西北邊警首嚴真定招募義勇之急編選民壯之多運輸糧料車馬之繁加以屢歲凶荒之歉滹沱泛溢之虞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畿何所以培植擁輔乎根本者也滄鹽巨商每嫌山陸之遠不自肯至又從而禁入毫釐之賺月報藍縷之

獄流離捕人之慘非所以寬近民優畿輔也

築堡

內地築堡

近邊之地築堡以為清野之計可也若內地防他盜則擾衆大衆有為之可耳官督責之恐益滋擾

本兵初駭邊警採宣羣議令海內西北閭閻村落遍得築堡禦虜所在撫臣如法督促急如星火每州邑鄉堡數區制若城隍盈燕趙齊晉魯衛魏韓無不屹然剏起竊二年民力制未得盡備而氣已索矣愚切謂堡法可施于邊陲不可施于腹裏足以病民不足以禦戎足以致寇不足以忠國其說二十有五邊陲土曠民稀人驚犷而俗尚首功也土曠本戎馬之地

旦暮出没沸梗彌遥得堡焉星羅其間。瞷敵之去。彌野耕作。賊至倉卒亟有藏寓。敵縱攻堡。吾姑暫支。犬軍瞬息可哨援也。敵或深入。則羣堡後躡。卒莫逞矣。民稀則利曠土之饒。相卹為命。視所寓堡。不得不羽毛之惜。人鷙捍則得堡為穴。養銳而息足焉。隱然得其虎豹在山之勢。發罔測矣。俗尚首功。則人自為戰。家自為計。不屑官中之憂。而比比可牙爪也。此謂堡法可施於邉陲者也。其四説如右。何謂堡法不可施於腹裏。生齒之繁。里巷散處之廣。州邑城池聯絡之

多。法綱牵制束縛之密。夫生齒之繁。則何地非胁腑。
曷盡待而堡圍。里巷散處之廣。則備東遺弛西之源。
釋賓或攻虛之便。民曷得而置心。州邑城池聯絡之
多。只如眞定一府。地誠幾何。三十二州邑。棊布孔邇。
又每州邑。贅數堡焉。每堡如城之大而備其制。勢誠
美矣。法綱牵制束縛之密。只如眞定每州邑。儘民之
力。驅之守城。驅之捍府。又驅之戍西山隘口之險。又
驅之并力諸堡之中。虛坐無警。歲月之久。此謂堡法
不可施於腹裏。其四說如右。何謂足以病民。其始工

也。拘集數十村民而築一村之堡。則興爾汝之嗟。其就績也。以數月積累之勞。而或一旦傾圯剝落之易則復動衆之窘。其憂後患也。不難於築。難於修。不難於修。難於守。州城尚不易修。不易守也。而況於草率之堡乎。其彼程督也。今日須丈尺若干。明日又須丈尺若干。今日造冊上府。不如式則駁。明日上冊未備制又駁。今日委官某促責。明日委官某較量。今日委官某檢正。明日某覆覈。奔走文移之責。吏人戴罪之嚴。迎送夫馬之費。動輒掣肘之艱。民曷爲而不告病

耶。此謂堡法足以病民。其四說如右。何謂不足以禦戎。兵法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小弱衆。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衆。四曰蓄財積於外。五曰豪强不用命。夫州選義勇民壯義兵而投之宮壞夫羈之堡。一不守也。遼陲堡小。室廬蟻窩。人不必衆而力齊以專。腹裏則不然。二不守也。携糧當守堡之役。人衆畢來。則無室以居。廢耕之餉。可立而餒。三不守也。遼陲無堡外之家。玆以外族遠趨他堡。爲之守焉。而其資產老弱。則外懸。此四不守也。州城有司

爲主之然而守非君子不能也堡之統領之職而望（聚族保之者亦時有之）豪強之用命難矣五不守也此謂不足以禦戎其五說如右何謂足以致寇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今有堡形而無禦之具則知其堡之中有大姓焉邊警未必來而寇之招矣又曰無借人利器中原草寇遊沒無迹苟信宿而風靡焉是授之寇矣又曰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累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今議守道驅集四鄉棄其室家之衆而斂之一堡之怨身內而情外義分而勢必潰也盜之藪矣此謂

足以致寇其三說如右何謂不足以忠國禦戎之道。古雖無上策也未聞其以堡也今議中原皆堡畿甸皆堡又議京城築外羅城臨清州築外羅城敵未門屏之閫而捫首室奧之昂太平一統之秋而跼蹐歎餒之甚此不使聞於虜庭也此一說也古者城制未邉于城有土近代城垣倍蓰古世而戰士謀夫萬一不古若也乃釋不講而務立堡焉消人敵愾之心而形此狐鼠之態何示人以無氣也此二說也尤邉之限天設之險不此之恃而縱虜入我之深其鬪隘又

何在也而何有於壁此三說也古人有曰聖人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兵法亦言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然則守道在人不在城有城而弗人也城無爲也矧有堡無人城耶此四說也夷性不善攻城前世名將必以奇制之今不中國之智之技是求而動縮千里之首苟敵之果迫又安策耶此五說也此爲不足以忠國其五說如右

徭役 賦法

古者田以出粟而足國之食賦以出軍而足國之兵

自從用田賦兼賦夫田以兵而民力弗勝然猶寓之農也後世崇建軍衛竭盡夫田之入胥食之餉軍非武衛則不足非軍門則罔調也有司編設民壯是爲重贅之役權處之道今又一旦數倍額上增羨役焉民倍疲矣古者一夫從軍七家奉之大司馬遁而征之十年而役一遍凡以更勞而均逸也今見畿內州邑無歲不計閭治之民而編之均徭只如民壯每丁夫出銀一錢每名民壯七兩二錢則總七十二丁夫朋一役也古率七家賦一兵也賦兵則諸賦弗及也

家無過一人以其餘則爲羨也今者民間二稅歲歸之軍養馬所需不減歲費民壯之設又歲均徭十百之一徭也宋嘉祐中河北招兵未已范鎮有曰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則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於民則民稠民稠則田闢田闢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與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殫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也夫契丹在宋何如今日招兵之擾視徭役又儼然也然宋尚懼離民之心而

匱其力耗其財也其在今日非財與力之養而務振皇之驟策亦竭矣宋某義勇為河北伏兵以禦金人當是時與虜爭中土割河北也其在今日全燕全晉一統有之邇嘗募義勇從備府操計日而授之直招精鋭而府使之厚賞以勸之民踴然也又責增編民壯數百名於版籍之上牽纏瑣屑民懼終身之永累矣愚旁謂府操義勇不必如是之多州邑親民得其道槩閭閻皆鄉兵也又何必拘之苦之之蚤也昔宋河北諸郡皆籍義勇惟澧州石門慈利募義勇不置

籍若今民壯排之版籍之固則有不獨如古募而籍
風俗不同人材亦異只此課吏試便
之者也愚切願委責有司聽其各隨其便務展所學
得權措置之宜而不失養教之意緩急民間俱我手
足之捍矣正不必於存籍也不然隸名之外文具殊
殿法網密而豪傑受長制也求免過亦幸哉此謂籍
兵不宜有五說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